灰红色的砖瓦房中关着两个人。

他们被绳子绑在离大门最近的一个角落的柱子上，一人靠着柱子的九点钟方向，一人靠在柱子的十二点钟方向。

九点钟方向的人对着的墙凹陷进去，里面有个火不熄灭的灶，十二点钟的人对着大门。

他们像是绝望的沙丁鱼，不说话也不动作。

很快鲶鱼来了。

一个日历不知从哪里掉下来，正摔在炉灶边上，着起了对于日历来说不太正常的大火。

“嗯？”

“有人来过了。”

两人交换了自进来后的第一句话。

九点瞪着大火，被烧得掉下来的日历又点着了地上的稻草，她动也不动。

日历快要爆炸的时候，九点一脚踹在松垮的砖墙上，灶和日历都熄灭了。

两个看守进来了，他们开始检查异常。

转了一圈毫无所获。

但在离开之前，其中一个发现了更多的日历。

他把它们拿下来，在上面找到了卡片，爆炸物。

扔了出去。

他弹着琴。

世界上最耻辱的事情莫过于被不懂人性的人教授艺术的美。